

百种语文

小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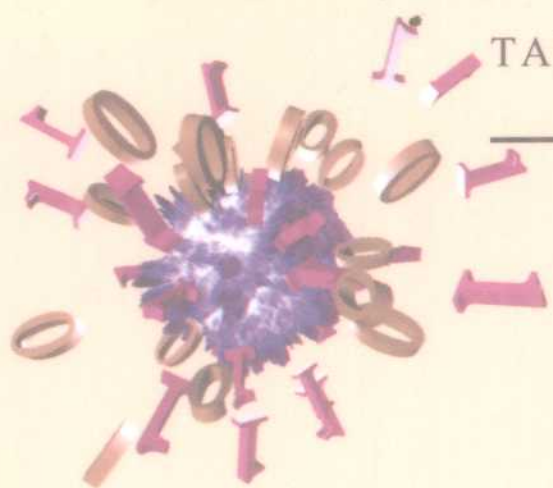
曹先擢

主编

谈谈普通话 异读词审音

TANTAN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曹先擢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TANTAN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谈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曹先擢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确定 ...	(2)
第一节 普通话的性质和特点 ...	(2)
第二节 国语运动和标准音问题的解决	(7)
第二章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12)
第一节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必要性	(12)
第二节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	(20)
第三节 审音工作的进行和审音成果的发表	(22)
第四节 审音问题的讨论	(25)
第三章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发布	(32)
第一节 审音工作恢复和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	(32)

第二节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内容及其特点 …	(43)
第四章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学习	(48)
第一节	遵循《审音表》审音要求	(48)
第二节	从异读字的声、韵、调等考察分析	(65)
第三节	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学习	(71)
第五章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研究	(76)
第一节	审音对象	(76)
第二节	审音标准	(80)
第三节	多音字	(84)
主要参考文献		(91)

引 言

普通话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语，是全国的通用语，具有规范性。叶圣陶先生说，规范就是标准。有了大家都认同并遵循的标准，普通话才成为全民交际的语言，才便于学习和推广，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语音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语音的规范，是普通话确定和推广的基本条件。为此，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以什么地点方言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第二，要消除普通话内部的语音分歧，这便是普通话异读词审音问题了。这本小册子将介绍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历史过程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内容以及相关的知识。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是以第一个问题解决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开头部分将简要介绍一下普通话标准音是如何被确定的。

第一章 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确定

第一节 普通话的性质和特点

普通话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语，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共同性。在讲普通话的共同性前需要先谈一下汉语的共同性问题。我们知道汉语的方言分歧是相当严重的，应该怎样看待汉语方言的分歧和汉语的统一性？有的学者强调方言的分歧，认为汉语方言彼此难于听懂，接近于罗曼语族的不同语言，例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说“汉语是指许多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合成的语群”（布龙菲尔德《语言论》44页）。更多的语言学家不这么看。例如赵元任先生就说：“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不但从文字上看是这样，因为应用一种文字来书写，从语言上看也是这样：因为在汉语的各方言中有一批共同的词汇单位，有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和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因此，汉语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种语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语的

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语。”（《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8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吕叔湘先生有针对性地批评“有些外国学者的著作里讲到汉语常常安上一个复数语尾”（《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和语言研究》）。我认为后一种意见正确，是更符合汉语实际情况的。世界所有的民族共同语都是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如果把汉语看做是“语群”，那就没有我们的民族共同语了。我们汉语的民族共同语在今天便是普通话，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全国的通用语，1982年通过的我国新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本质特征便是共同性。这就是为什么要确定标准音，而在标准音确定后，需要对普通话异读词要进行审定。第二，言文一致性。普通话的书面语是不脱离口语的，是口语基础上的加工和提高；普通话的口语不是土语土腔，而是在书面语的影响下，有很高的规范性和文化性。在言文一致这个问题上是辩证的有机的完美的统一。第三，历史传承性。普通话其来有自，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

我国很早就有民族共同语。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把这种共同语称为“雅言”，《论语·述而》

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书和参加典礼时（并不说他的家乡话鲁国方言），用的是合乎标准的雅言。西汉初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距今已两千二百多年。雅指标准，尔即迓，是接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本规范性词典了。西汉末年扬雄编著《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书中多次使用“通语”、“凡语”等，显然是指各地通行的语词，用它来解释“方言”。别国指地方。绝代语指贯穿古今的语言，留存在文献中，是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当时的雅言，其书面语跟口语是不脱离的。孔子读书的时候和参加典礼讲话时都用“雅言”。《诗经》的《国风》是民歌的记录，既是口语的，又是经过文学加工的。但是，语言是发展的，汉代的语言已经不同于先秦的语言。司马迁写《史记》，在参照古籍时，就把某些古词语改成了当时通行的词语，如《尚书》的“庶绩咸熙”改成“众工皆兴”（见陆宗达《训诂浅谈》）。汉代以后，书面语渐渐脱离了口语，成为文言文，虽然在发展中也或多或少吸收口语的成分，但是从整体来看，离开了口语。直到20世纪，现代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要问我们古代的雅言其余绪跑到哪里去了呢？从语音上说跑到《切韵》、《广韵》里了，明代的《洪武正韵》、清代的《佩文韵府》都属于

这个系统。古人讲“正音”，写诗的平仄、押韵遵循的标准就是这个系统，在书面语中维持了音的统一，在各方言中，有维系总音系的作用。《切韵》音系是汉语的中古音系，它既有承古的一面，又代表了中古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到13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元朝的建立，北京地区成为元大都，后来北京又成为明朝、清朝新的政治中心。这样北京话地位就提高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官话”，其语音显然以北京话为基础，因为北京是京城。此外，还把那些比较接近北京话的方言，称之为下江官话、西南官话、西北官话等，后来统称做北方方言。从韵书上说，元代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在自序中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但是我们看到《中原音韵》已经与《广韵》脱钩。林焘先生说：“《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所归纳出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现代的北京话。这部书的书名虽然仍旧沿用‘中原’这个名称，实际上已经不是只指长安、洛阳一带，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见《普通话和北京话》）官话后来发展成为新的具有标准音性质的语音系统，这就是北京音了。万变不离其宗。北京音系仍是《切韵》音系的继承和发展，汉语的其他方言也是《切韵》音系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继承和发展的具体内容不

同，承古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是由《切韵》音系衍生的。这就是赵元任先生说的汉语“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这是汉语语音内在的统一性。从书面语说，与文言对立的白话，肇始于汉末、魏晋，发展于唐宋，如唐代的白话诗、新乐府、敦煌变文、禅宗语录等，宋代的白话诗、话本、各种宋儒语录等，到元明清则蔚为大观。元代的杂剧，明清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是不朽的文学作品。唐宋以来的白话可称为近代白话，现代白话文与它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既有历史的传承性，更有新的发展和突破，表现在：1. 以前的雅言、官话，谈不上大众化，流行的地区也有局限，而普通话是大众语，通行于全国，真正成了共同语。2. 书面语与口语是相结合的，是相互促进的，这是普通话的特点，而以前的雅言后来脱离了口语，成为僵化的文言。3. 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规范性，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和完善。4.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的雅言、白话文、官话，主要是自然的演化，而现代民族共同语，即国语、普通话是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经语文革新人士大力推动而催生的，当然还有政府的提倡和推动。一位先哲说：“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

“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种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这些话，对我们理解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建立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如何建立的、如何被催生的呢？所仰赖的就是 20 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

第二节 国语运动和标准音问题的解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振兴中华，发展教育，在语文革新方面，有识之士提出两个主张，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句都有一个“一”字，就是合一的意思。以前书面语主要是文言文，是脱离口语的，要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言文一致的主张后来演进为白话文运动。以前说话各操彼此难以听懂方言，现在，用一种都能听得懂的国语来交际，自然是语言统一了。这种主张后来演进为国语运动。最早提出“国语”这个名称的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他 1902 年去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日本推行国语的成绩，深受触动，回国后提出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提出把“官话”改名为“国语”，1910 年设立“国语调查总会”。1912 年民国政府成立，在临时教育会议上，决定

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1913 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提出汉字的国定读音，也就是国音，以及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进展并不顺利。白话文运动开始时没有把反对文言文与反对封建结合起来，收效甚微，难以产生有时代影响的白话文作品，而且在白话文运动初期，有人错误地认为白话文只能写低俗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1919 年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白话文运动有了新的生机，产生了一批划时代的白话文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巴金、茅盾、沈从文等的作品，在文学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与白话文时代的开始。

国语运动遇到的麻烦是标准音的问题。要求以某一地点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语音标准，这是世界的通例。例如日语以东京话为语音标准，法语以巴黎话为语音标准。1913 年的“读音统一会”在讨论国音标准的时候，有两派意见：一派叫“国音派”，主张采用“官话”的音（也就是北京语音）为基础，但要附加一些东西，其中主要的有两条，分“尖团”和保留入声。此外还增加三个吴方言的而北京话没有的声母。另一派叫“京音派”，主张完全以北京话为语音标准。两派意见相

持不下，结果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国音派”多一票，获胜。人们称这样的国音为“老国音”。北京话是不分尖团的。例如精、清、心和京、轻、歆这两组字，在历史上是不同音的，前一组属精系字，后一组属见系字，到现代北京话里变成同音的了。在分尖团的方言里两组字读不同的音：精 zing、清 cing、心 sin，称作尖音字，而京 jing、轻 qing、歆 xin，称作团音字。这两类字音的分或混，是现代汉语方言在声母上重要的有特征意义的区别之一。这涉及音系问题。我们说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就音系说的，北京话里不分尖团，如果在北京话里区分尖团，就破坏了现代北京话音系，也就谈不上以北京音为标准了。入声问题也是这样。在北京话里，古代入声消失，而分别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国音派”主张要保留入声，但是入声字应该怎么个读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赵元任《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入声标一个短促的高平，刘复则拟为短促的高降。我请教林焘先生，他说，视为一个短促音，稳妥一些，因为实际上不同的字是小有差异的。赵元任先生曾举例说明此5种声调：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细琢磨，吃，当为短促的高平，肉，则为短促的高降。1929年赵元任先生发表《南京音系》。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

个声调，老国音的 5 个声调，其中有人声，有人认为是以南京话为依据的。这并不能解决老国音不合理的问题，因为北京话里入声已经消失，派入阴、阳、上、去，难以恢复到入声，试想“切菜”、“切合”，前者读阴平，后者读去声，已经与词汇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单字的读不读入声问题。不去深入研究了。此种主观规定的标准音，可是难学了，遑论推广？然而，国音派在注音上放弃了古老的反切（包括改进了反切的《音韵阐微》）而采用符合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注音符号，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参见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历史走了一段弯路，后来放弃了“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话为标准，人们称之为“新国音”。国音的标准要通过字典体现，便于人们学习。这里简要讲一下《国音字典》。1919 年出版的《国音字典》，是按老国音来注音的。1921 年出版的《校改国音字典》仍是按老国音注音。它们不能担负起引导人们学习国语的任务，“全国就没有一个能完全照着国音字典说话的人”（转引自黎锦熙 1948 年《国音字典·序》）。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按新国音注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由教育部颁发，通过它指导当时字典、书报等的汉字注音，其影响很大。后来编纂了按新国音注音的（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书前有黎锦熙的序，这已经是 1948

年了。本书在后面提到的《国音字典》均指这部字典。在解决了普通话语音标准问题之后，接下来普通话异读词问题的解决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在标准音问题没有解决前是无法解决的，标准音的确定为异读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如果像老国音那样，异读问题解决起来就很困难。拿文白异读说，如“薄”、“剥”《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注为bo。bo有一个短促的收尾，表示是入声，不管口语中的白读音báo/bāo的存在。又如“肉”在《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里既有入声的文读音ru又有白读音ròu，二者如何取舍？文白读在北京话里只有韵母上的差异，不存在入声与非入声的对立。如果按北京音为标准音来分析文白读，根据自然语言，问题便不难有合理的处理。所以说标准音问题解决后，普通话异读问题的解决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可谓万事皆备，只欠东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东风就有了，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推广进入了新的春天。

第二章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第一节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必要性

普通话的语音必须具有规范性，才能发挥其共同语的作用，便于学习和推广。从普通话的学习上说，在国外，把方言称作母亲的语言，是由母亲教给孩子的；把共同语称做教师的语言，是由教师教给学生的，如果语音上存在大量的异读、歧读，就会给教学带来困难和不便。我们知道在 20 世纪 30 年代，钱玄同先生就提出审音问题，他说：“国音的用处极广，今后读经、史、子、汉、说文、文选等书都应该用国音。故前代用反切或直音所记之音，皆当按其声纽、韵部、等呼、声调，一一依国音的音系规定国音的读法”（转引自黎锦熙《国音字典·序》。该序称见《国语运动史纲》279 页）。在标准音问题解决后就提出审音问题是难能可贵的。现代汉语里的异读，比钱先生讲的要广得多，大致包括以下十方面：

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异读。例如“胞”在《广韵》有两读，“布交切”（bāo），“匹交切”

(pāo)。在现代一般读 bāo，在“同胞”等复词里有读 pāo 的。又如“匏”，《国音字典》有二音：bāo 包，是口语音；又为 páo，音袍，为读书音。宋代的《集韵》为蒲交切，折合今音为 páo，音袍；而辽代的《龙龕手鑑》，音包。《龙龕手鑑》收俗字、俗音较多。可见“匏”一字有两读，一千年以前就有了。“橈”在 2000 多年前的《史记》里已出现，当读什么音，在古籍中有 4 个读音：起器切，读 qiāo；巨侨切，读 qiáo；祖芮切，读 zuì；充芮切，读 cuì。经过自然淘汰，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华字典》注 cuì 又音 qiāo。

二、北京话里的异读。如危、帆、期，应读阳平 wēi、fān、qí，但是现在有读阴平 wēi、fān、qī 的。又如“侵”在古代、现代方言都读平声，而现代北京话流行读上声。有些异读出现在多音字的某些用法上，例如“应”读阴平 yīng，指“应当”、“应该”；读去声 yìng，指“回答、回应”，“响应”等，北京出现新的用法，在“应个声”等短语结构里，读阴平，不读去声，像“应用”、“应届”等复合词里，“应”读去声和读阴平的都有。又如“阿”，用为前缀，如“阿毛”、“阿妹”，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读去声的多，50 年代以后读阴平的多，汉乐府《十五从军行》“家中有阿谁”，那时读入声，发展到北京话，“入派三声”，